

林国兴

林建宏 著

历程

——老红军林国兴同志回忆录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历 程

林国兴 林建宏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代文苑/魏焕伦主编.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2.1

ISBN7-104-01475-6

I. 当… II. 魏… III. 文艺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3578 号

当代文苑

魏焕伦 主编

历 程

林国兴 林建宏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长沙市天心区井岗印刷厂 印刷

15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 76 印张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 套

ISBN7-104-01475-6/I·600

定价(全套):160.00 元

本册定价:18.00 元

序

光阴荏苒，岁月匆匆，一晃，林国兴同志离开我们竟有十多年了。但他的崇高人格和音容笑貌却无时无刻不铭刻在我的记忆中。作为他曾经的下属和晚辈，我曾多次想用我笨拙的笔写点什么，诉说一番我对他的怀念与敬仰，但总因公务繁忙或其它某些原因而未能执笔。实感遗憾。

正嗟叹之际，林国兴的儿子林建宏同志竟捧着这本《历程》来嘱我写序，欣慰之余，未免惶恐，但还是欣然提笔。

阅读《历程》，林国兴同志的一言一行，历历在目，那慈祥的面容，那朴实的身影。仿佛他就坐在我的对面，与我促膝而谈，使我感到亲切，感到温馨。情不自禁地回想他一生中所走过的既艰难而又辉煌的岁月。

1912年，林国兴同志出生在江西省铅山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与许多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样，出于对反动阶级的反抗，毅然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。

林国兴同志参加革命后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总是冲锋在前，享乐在后，以博大的胸怀，崇高的民族责任感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奏响出一曲壮美的生命之歌。林国兴同志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、1932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、1934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历任战士、排长、连长、团政委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、军分区政委、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分部政委、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、湖南省军区副政委、湖南省军区顾问等职。直到 1988 年逝世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终生。

林国兴同志曾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身经百战，九死一生。

1934 年底，林国兴同志在长征途中的一次行军中，全身关节突然疼痛，想翻身也翻不过来，甚至不能动弹。而当时形势非常严峻，天一亮就要立即行军。如果他不能走，留下来，就有被反动派杀害的可能。正如书中所述：

……这时，部队就要出发，我还是不能翻身，起不了床，早饭也没有吃。罗营长吃了早饭，给我牵来了一匹骡子，要我骑上走，他帮我用劲，罗营长右手上肢负伤未愈，不能使劲，只能用左手用劲扶我起来，我也使出全身的力气，终于从床上起来了，但是我的两条腿却又不开，怎么样也无法骑到骡子背上去。罗营长见我无法骑骡

子,心里十分难过。部队开拔了,我请罗营长赶快跟部队出发……罗营长扶我躺下后,非常难过地牵着骡子赶部队去了,然而我仍然只能静静地躺着。不久,后续部队已经走到我们宿营地来了,我这时的心情就更加焦急起来。……我一定要爬起来,跟着部队走!想到这里,我使出浑身所有的力气,连滚带爬地挣扎着下了床,汗珠子刷刷地从脸上、身上直往外冒,我使劲弯着腰,撅着屁股,一点一点地慢慢将腿叉开,慢慢向门外爬样地挪过去,终于出了房门。然后,曲弯起身体,用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一小步、一小步地朝路边蠕动……”。

当我看完这段文字时,我的心里一阵阵颤抖,一阵阵辛酸。这是一次多么艰难的行走啊!需要多么惊人的毅力,要付出多大的苦痛啊!但林国兴同志硬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挪地赶上了部队。

林国兴同志在战斗中,小伤不计,仅重伤就是四次。长征前,1934年6月,他任红军七军团某部连长,在闽赣边界胡原战斗中,因战伤致残,但直到指挥连队完成了任务才下火线。1935年5月,长征途中,在抢占泸定桥的前序战斗中(争夺“禾连湾”隘口战斗中),林国兴同志在攻取隘口要塞时,左肩被敌人子弹打穿,但坚持不下火线,直至歼灭了要塞敌人,给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……

林国兴同志一生从不居功自傲，建国初期，百废待兴，他虽位居高干，却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，保持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热情，那么一种平常心态，艰苦朴素，不骄不躁，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、地位与得失。他先后两次让级、让衔，为他人作出了榜样。他深入基层调查不仅轻车简从，更喜欢步行。他说：“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，走这几步路算什么！”他虽然左手残废，但仍然坚持洗涤和缝补自己的衣服。他生活简朴，节省下来的钱却经常资助他人和家乡的建设。20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抗美援朝期间，尽管他儿女较多，家庭负担较重，但他与老伴一次就捐出了3000多元；六十年代中期，国家准备调整粮价，他看了文件后，严守秘密，绝口不向家人透露，并坚持不让家人去买米，宁肯饿饭两餐，直到第二天公布粮价调整后，才去买米……

“文革”初期，林国兴同志遭受迫害，时间长达五年之久，但平反之后，他却是以一种宽容与谅解的态度处之，这是一种多么宽阔的胸怀啊！

林国兴同志离休后，年事已高，虽近七十岁了，仍不改劳动人民的本色，在住所旁试种各种瓜果蔬菜，经济作物，希求改良品种，发挥余热；晚年病危住院，在神智已不太清时，他竟拔掉输液管，并说：“反正不行了，好不了啦，人老了，不要再花公家的钱了……”表现了一名老

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。戎马一生，军装一身，粗茶淡饭，廉洁奉公，这就是林国兴同志整个生命的座标，也是他一生多彩的光环。

林国兴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，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。

感谢林建宏同志整理出林国兴同志身前未能完成的这本《历程》，可以说，这本《历程》的完成与出版，不仅完成了林国兴同志的夙愿，也了却我多年的心愿。

巍巍青山，铭刻着多少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；滔滔江河，传唱着多少革命先辈的动人赞歌。一切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复兴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们，都值得我们永远缅怀。

是为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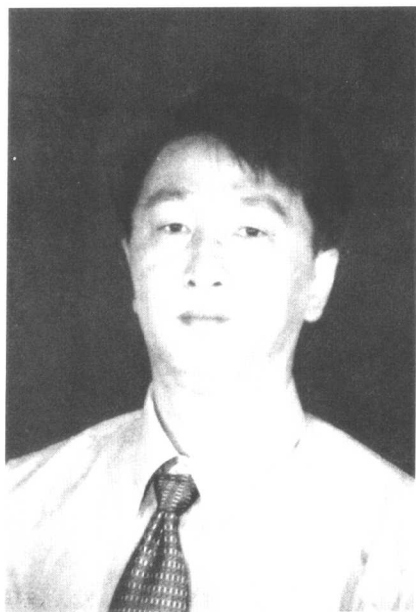
曾署凡

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八日



林国兴(1912年-1988年)江西铅山县人,正军级。曾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(毕业)。

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历任:战士、连长、团政委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、军分区政委、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、湖南省军区副政委、湖南省军区顾问等职。1988年12月18日因病在上海逝世。



林建宏,1947 年出生,江西铅山县人,中专学历,中共党员。
1963 年 9 月入伍,服役于武汉空军 3648 部队、2954 部队,1968
年 4 月在长沙机床厂工作,1974 年 4 月至今在湖南省无线通信
局工作。



解放战争初期林
国兴、马芬和女儿与
警卫员合影



林国兴、马芬与部分子孙合影



林国兴与部分子孙合影

目 录

序.....	1
一 人穷思变 向往革命 参加革命	1
二 创建和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战斗生活.....	13
三 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,历经艰难险阻 ...	31
四 为扩大和保卫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努力工作.....	97
五 八年抗战为民族解放而奋斗	109
六 解放战争,转战长城内外,迎接全中国的解放	136
整理先父生前日记、遗作的小记	175

一 人穷思变 向往革命 参加革命

继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，1927年11月间，方志敏同志在江西东北部的“弋阳”、“横峰”一带成功地领导农民也举行了武装起义，并创建了赣东北红军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。

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，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呢？“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：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，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，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。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，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。外来军队‘剿共’‘剿匪’，情形不熟，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，往往不很热心。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，不比广东接近香港，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。”

我的家乡石塘镇丁马山村，距“弋阳”、“横峰”只有百多里路程，方志敏等同志领导下的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压迫、反剥削的红色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到了我的家乡，这场革命风暴的实质是剥夺剥削者，创建苏维埃政权，使耕者有其田。所以它深深的触动了每一个人，土豪劣绅、地主老财十分害怕，穷苦劳动者则非常欢迎，尤其是贫农更是欢迎。

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，受地主的剥削，……既无充足的农具，又无资金，肥料不足，土地欠收，送租之外，所得无几，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。荒时暴月，向亲友乞哀告怜，借得几斗几升，敷衍三日五日，债务丛集，如牛负重。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，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。”这一段话，真实生动的再现了当年贫苦农民的生活情况和精神状况。从我家乡的情形就可见一斑。

1、苦难的生活

石塘镇丁马山村位于“弋阳”、“横峰”以南，赣闽省界武夷山脉主峰黄岗山（该峰同为赣闽两省的最高峰，海拔高度 2158 米）的北边。当年那里交通闭塞，虽说是穷乡僻壤，但它长年有着潺潺的流水，青葱的山，家乡透着一股朴实、原始的山青水澈的美。辛亥革命的第二年春，也就是 1912 年农历 2 月 22 日我就出生在该村村边的一间破茅草屋里。

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（贫农），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；每年收割的稻谷，向地主交租后剩余的就不多了。总是过着上年接不到下年的吃不饱、穿不暖的日子。

我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些许凄苦的欢愉，更多的则是忧愁，多了一张嘴要多吃一些粮。母亲坐月子中也只能吃到杂粮和着瓜菜汤的食物，却用奶水哺育着我幼小的生命。

我爷爷名叫林祖来，爷爷在世时，因家境贫困，我的伯伯从小就过继给另一个贫农，姑姑则嫁到另一村的一户贫农家中，家中只有爷爷和父母及我。我八岁时爷爷死去了，我印

象中的爷爷总是起早贪黑地在租种地主的田里干活,这是因为我家祖上几代脚下都无寸片田地,所种的田都是从地主手中租来的,地租之高是惊人的,要交到四六到三七的地租,即十石收成交给地主六石、七石甚至于八石,自己只得两石、三石。如此盘剥,再多租种田地也难以吃饱肚子。但又实在没有其它办法,所以,我爷爷那时虽然是六、七十岁的人,但是仍然得去地主的田里劳动,这也是出于生活的无奈。爷爷面朝田地背朝天,埋头在地主田里劳碌了一辈子,临终也未得到过温饱。

爷爷去世两年后,我 10 岁时,家中又增加到 5 口人,父亲(名叫林金祥),母亲(郑氏),我和妹妹以及母亲的奶儿(我的异姓弟弟)。母亲的奶儿也是穷苦人家所生,他的母亲在他出生不久就死了。他的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走他乡,再也没有回来。奶儿就成了我的弟弟,真可谓苦命相怜。家里人口增多了,吃饭、穿衣就多了,家中经济状况就更加困难起来。但是,田租地主仍然是要如数收取的,如不能如数交租地主就要收回租田,以此来威胁来榨取地租。在这种情况下,只好宁可忍饥挨饿,也得如数向地主交租谷。若不这样,地主一旦收回租田,全家人的吃、穿、用就更加无着落。因而就不能不这样过着地主高额盘剥下的痛苦生活。家里年年要缺半年多的粮,这就得靠打柴、做草鞋卖,以寻得一点买米的钱,迫不得已时,还得向高利贷借钱买米渡日,春借秋还。秋收后向地主交租、还债外,又是所剩无几。

贫苦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,在政治上受压迫,这是因为

贫苦农民手中无权。因而在政治上要受有权有势的人压迫，乡村的行政事务，更是无权过问。“刮民”政府派款下来就往贫苦农民头上摊，贫苦农民就得忍痛上缴。出工修汽车路等苦役也是强行派给贫苦农民，不仅无报酬，还得自带口粮，要是稍有不顺从，就会受罚。就是地主家里婚丧嫁娶也得无偿的出劳役，做得不合地主的心意，还得挨打受骂。这些苛捐杂税、劳役压得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来，因缺粮少米，我家里人只好以野菜代粮充饥。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着非人的生活。

在我小时候，母亲多次决然地对我说“就是讨米借钱也得让你读些书，少受有财势人的窝囊气。”又说“你父亲是个睁眼瞎，一个字不识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做个睁眼瞎。”尽管家里长年欠着债，可父母咬紧牙关，在我八岁上时，也就是一九二〇年，在家中举债三、四十元的情况下，终于让我进私塾里读书一年，这样一来家中的生活就过得更苦了。

父亲每天早晨要我背诵头天读的课文，当他通过观察觉到我背诵不出的时候，就发急，有时用烟杆头敲我的脑袋。并说：“让你读点书多不容易，连学费钱都是借来的，你不用功读书，那怎么行？！”这就促使我用心地听课、认真地背书。父母亲宁肯家里省吃俭用，借钱举债，让我读书识字学点东西，是为了让我学会记帐，少吃地主的亏。1921年在间隔学习一段时间后，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，牺牲了家里的一切，让我再读了近一年的书。每天放学，我就打柴，挖野菜，帮助家里，由于家里实在无力为我买笔买纸，我就用树枝作笔、大地为纸刻苦学习，这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是获益匪浅的。